

原野 北京人

【中国现代话剧经典丛书】

曹禺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原野 北京人

* 曹 禺 *

* 人民文学出版社 *

【中国现代话剧经典丛书】

I234
C/69-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野 北京人/曹禺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(中国现代话剧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7500-3

I. 原… II. 曹… III. 话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6807 号

责任编辑:徐广琴

装帧设计:刘静

责任印制:李博

原野 北京人

曹禺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2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500-3 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青年曹禺



晚年曹禺

目 录

原野	1
北京人	183
《原野》附记	365
曹禺谈《北京人》	366

原 野

(三幕话剧)

人 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)

时 间 秋 天

序 幕 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 (时间紧接第二幕)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岔路口。

——夜一时后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

——夜二时后。

第三景 黑林子,林内水塘边。

——夜三时后。

第四景 黑林子,林内小破庙旁。

——夜四时后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,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破晓,六时后。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，羁绊在石岩上。它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像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霭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驰过来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

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像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

大地是沉郁的。

〔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不敢叫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聒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着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又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像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〔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

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像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跛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袷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，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，狡恶，机诈与嫉恨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〔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〔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〔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而又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忽而机车喷黑烟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忽而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像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

车在打倒轮，他拼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更兴奋了，他噘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）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头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看！又翻了一个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远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趴在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来）

〔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〕

仇虎 喂！（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）喂！你干什么？
白傻子 （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阖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

叉卡叉……(望也没有望,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)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 虎 (踹踹他的屁股)喂,你听什么?

白傻子 (不耐烦)别闹!(用手摆了摆)别闹!你听,火车头!(指轨道)在里面!火车!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……(不由更满足起来,耳朵抬起来,仰着头,似乎在回味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!(快乐地忘了一切,向远处望去,一个人喃喃地)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!越走越远!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……(又把耳朵贴近铁轨)

仇 虎 起来!(白傻子不听,又用脚踢他)起来!(白傻子仍不听,厉声)滚起来!(一脚把白傻子踹下土坡,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)

白傻子 (在坡下,恍恍惚惚拾起斧头,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,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)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虎 (狞笑,点点头)嗯,我踢你!(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,铁镣沉重地响着)你要怎么样?

白傻子 (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,退了一步)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 虎 (狠恶地)你看得见我么?

白傻子 (疑惧地)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虎 (走出巨树的暗荫,面向天际)你看!(指自己)你看清楚了么?

白傻子 (惊骇地注视着仇虎,死命地“啊”了一声)妈!(拖着斧头就跑)

仇 虎 (霹雷一般)站住!

[白傻子瘫在那里,嘴里流着涎水,眼更眨个不住。]

仇 虎 (恶狠地)妈的,你跑什么?

白傻子 (解释地)我……我没有跑!

仇虎 (指自己,愤恨地)你看我像个什么?

白傻子 (盯着他,怯弱地)像……嗯……像——(抓抓头发)反正——(想想,摇摇头)反正不像人。

仇虎 (牙缝里喷出来)不像人?(迅雷似地)不像人?

白傻子 (吓住)不,你像,你像,像,像。

仇虎 (狞笑起来,忽然很柔和地)我难看不难看?你看我丑不丑?

白傻子 (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,睁大眼睛)你……你不难看,不丑。(然而——)

仇虎 (暴躁地)谁说我不丑!谁说我不丑!

白傻子 (莫明其妙)嗯,你丑!你——丑得像鬼。

仇虎 那么,(向白傻子走去,脚下铛银作响)鬼在喊你,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 (颤抖地)你别来!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虎 来吧!

白傻子 (疑惧地,拖着不愿动的脚步)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虎 (指远方)天边!

白傻子 (指着轨道)天边?从天边?你也坐火车?(慢慢地)漆叉卡叉,吐兔图吐?(向后退,一面回头,模仿火车打倒轮)

仇虎 (明白狞笑)嗯,“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”!(也以手做势,开起火车,向白傻子走近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。(进得快,退得慢,火车碰上火车,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,一把拉过来)你过来吧!

白傻子 (痛楚地喊了一声,用力想挣出自己,乱嚎)哦!妈,我不跟你走,我不跟你!

仇虎 (斜眼盯着他)好,你会“漆叉卡叉”,你看,我跟你来个

(照着白傻子胸口一拳，白傻子啊地叫了一声，仇虎慢悠悠地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！(凶恶地)把斧头拿给我！

白傻子 (怯弱地)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)

仇 虎 (抢过斧头)拿过来！

白傻子 (解释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 虎 (一手拿着斧头，指着脚镣)看见了么？

白傻子 (伸首，大点头)嗯，看见。

仇 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傻子 (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摇头)不，不知道。

仇 虎 (指着铁镣)这是镢子——金镢子！

白傻子 (随着念)镢子——金镢子！

仇 虎 对了！(指着脚)你给我把这副金镢敲下来。(又把斧头交还他)敲下来，我要把它赏给你戴！

白傻子 给我戴？这个？(摇头)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 虎 (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)你要不要？

白傻子 (眨眨眼)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[仇虎蹲在轨道上，白傻子倚立土坡，仇虎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

仇 虎 (猜疑地)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镢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

白傻子 (不明白，但是——)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(又收下他的斧头)

仇 虎 (坐在轨道上，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体重，伸开了腿，望着白傻子)你敲吧！

白傻子 (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)